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一三

葉文敏公集十三卷 葉方藹撰

一

呂晚村先生文集八卷附錄一卷 呂晚村先生續集四卷 呂留良撰

三〇一

東莊吟稿七卷 呂留良撰

四九九

南齋詩集不分卷附錄一卷 丘象升撰

五四七

歲

進呈丹宸八歲并序

文

昭陵神功聖德碑文

召對懋勤殿雜記

書賜翰林張英高士奇 御製詩後

疏

請增廣祕府文籍疏

史書關係重大懇祈 天語中誠疏

刊完尚書解義疏

請購書籍疏

請復講官缺員疏

擬上疏通翰詹官僚疏

奏辭 寵命疏

奏請 育事疏

詩

侍宴瀛臺泛舟賞荷 應制十首

恭和 聖製賜內大臣輔國公俄塔絕句

恭和 聖製大將軍泰至元亮順覽賊黨潰散

勅諭諸將分道進剿以安民生其有歸命者用

心撫輯丹旌 朝廷至意

八月二十日 召見懋勤殿奉 命賦 經筵詩

應制排律一首

葉文敏公集

賦

御試瀛臺賦

惟

皇清受命混一海宮建邦設都開疆故土煥紫宮之喬
皇耀丹闕之輝麗五雲鬱其上浮九重屹典雄峙固已
運中央設萬國莫六藝萃四極樹無外之弘模立不審
之選則者矣爾迺

皇上龍政之暇思以毫齋情洽宸歡頌匪日咏斯千爰
循故國之遺趾幸起新朝之壯觀端乎其所謂瀛臺者

是臺也聳金墉之西隅環玉河之四瀕蓋鴻濛而建標
聯觚後而交彩俯雲霧以檻栢擢星辰以戶根廊逶迤
於九州運景福於千載寧良工之役其鬼神且上宰之
移其蓬海觀夫紫圜霏微碧共深宵層樓拂葉飛梁天
矯陽馬驟騰於四榮陰虬蹩蹩於八表芝栢煥其駉香
桂柱挺而踔躑爛朱綠之璚瑤續仙靈之縹緲金鰲玉
蟾連閭道以紆迴雕碧文珉緣御曄而窮窈中復藏溫
室理曲房蘭牖添井端梧鳳總環窈窕珠戶玉陛瑤瑤青
瑣蔽絕夫綺疏丹雘欽龍乎雕梁既岩峩而雲霧亦蛟
蛭而蟠煜騰騰周旁俯仰上下其巽然者為亭其曠然

有為櫺其幽然者為湖其呀然者為嶺鸞蕭象管奏天
樂於芳朝雲袖霓裳奏宸遊于清夜山則林麓深靈同
巒參差嶺巖岵峩峩峩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岵
掌而下垂湧寶地而傑立非神變其誰為水則發源西
山海流瀚海汎濫泗濶澎湃奔駭走碧沙以泗激白
石其磊々似湧水之蕩颭乎神居望瓊樓珠閣而懸鏡
則有珍樹敷榮瑤草含秀連鼓海開華平長茂肅慎貢
夫雉常拘彌敵其變盡紛沓蒼鬱左右前後畜九真之
祥麟園林氏之騶虞馴條峯之蒼虎閭大宛之赤駒鴻
鵠鵠焉互頤頤于霄漢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齋與而遂其羣育白魚跳躍而應其貞符時維春也句
芒司令太皞秉權萬水紛其向榮百榮呈而闢妍條風
披拂淑氣回旋
天子於是御蒼玉之華載青帛之旃望蓬蓬于桑野省
錢鑄于農田賴菁華以敷貢達幽滯而昭宣或賞花而
作賦或垂釣而摘藕時維夏也長龍序臨祝融炎燭平
疇麥登凌室冰薦炎嘉木之留陰賞芳蓮之發絢
天子於是彈五絃之琴揮七華之扇駐浮槎于太空引
神龜于綺殿既祥暉而阜財亦覽時而察變豈繡嶺之
龍方而甘泉之可羨若夫白帝改候青女戒時百物告

瑞萬寶薦璧

天子乃復出重靈降層墀騁大內擁羣祇講獨狩之典
習戰陣之儀八旗雷動七校雲移耀霆擊電搏熊肘燕
弧彎而蒼耳落劍舞而白猿馳凡以順金令之肅殺而
代造物之威施至于北陸迎暉南方見昴虹影既藏雲
物斯考

天子乃復尙神紫微接心玄顯老燕息而深居用恭嘿
而思道牙藏錦軸朱文綵字之奇玉匣金腰大貝赤刀
之寶周虞琛護夫百靈宥密靜通乎萬壑嗚呼斯真所
謂斟元化順亭嘉攬金鏡調玉燭酌兩儀之節宣統億

萬於掌握爰窮高而極深自膺福而綏祿故能奢未及
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起構成靈闕結為神宇
擬玉臺之青郁恍太乙之紫府觀者目眩而精搖聞者
神動而色沮斯固侍從之方朔不能馳辨而逞詞待詔
之相如毋容揆恭以行鹿者也爾乃下里之士負書珥
筆挾策同京觀光上國踟躕鵲班之後徘徊象魏之側
喟然興曰夫詩書所呈史冊所紀唐堯茅階虞舜蒿柱
混沌淳罔不可久處若夫周有靈臺而興泰以阿房而
廢未央建章臨春結綺神仙長年良嶽瓊宇或藉之昌
或荒以杞惟居業之不同斯靈室之各異今我

皇上端而虛儼而佇高拱九玄洞鵬萬里咨阜變訪伊
呂解網縱禽吹律回泰祝言視聽極其思歲月日星行
其序兩陽寒燠四時若其官食貨賓師八政備其紀是
以庶徵應百福綏遠為和風近為朝曦及此：解被人
人怡練太和于神明動歡忻于四肢雖一遊而一豫亦
可咏而可思夫臺之以瀛稱也唐有瀛洲之榮宋有瀛
館之選皆以廣夫石渠之英而集彼金門之彥顧何草
茅末品蓬萊微賤亦得翔翔碧霄眺瞻清殿繞龍麟而
識

聖顏移稚尾而窺宮扇深荷高厚之神施敢矢涓滴之

微願請為作歌以志舞抃敬曰

維皇有道無反無側維皇有路蕩平正直皇在靈囿熙
熙長旦景星紛陳卿雲是爛皇在靈沼澤沛思浹海水
無波江濤有截皇之出兮百神駭奔兩師洒道風伯清
塵皇之入兮玄一守戶以翼以于是焉是祐惟圖錫茲
惟方獻與惟岳輸固惟深效濡億萬斯年我皇燕齊

御試南苑賦 有序

臣謹按昔人有言賦者古詩之流所以稱頌君德宣揚國體託諷諭懷忠愛匪徒以靡麗之詞競工拙而已我皇上繼承鴻緒侯爵一家奉書萬里比隆唐虞起軼殷夏賈武尚矣而聖不自聖競業躬行儉樸風厲天下凡宮室苑囿如史冊記載折年建章柏梁長楊之屬未嘗一留心焉獨却城南二十里名南苑者即前朝南海子地建立兩宮亦不過剪茅莠土足容衆興而已每當三時之暇親率八旗之士講武其間蓋遵先王獮衍之制安不忘危憂深慮遠非他巡遊行幸比也微臣謏

劣仰窺神運未名一二柳梧榦管頌紀庠功恭撰南苑賦其辭曰維

皇清受命建邦啟土據天府以設險憑神京而作同經奔湊于八荒測圭影于中度既宅陽于周業亦克懋乎

漢祚

天子遊心闕室偃神濟宮念勦造之維艱思撫馭之宜

隆考王制遵國風樂農人之閒隙因校獵而詰戎維茲

南苑附鹿禁迹依五天中宸廞

宸居表表金墉上下之所依藉陰陽之可環封于茲地而講武實闡崇而鳴雄于是出神兵於農闕羅天仗於

廣野徵林虞與水衡辨土物之多寡萬乘雷動于騎馳屯捐扶桑顧奔雲剖月窟搜天根赫壯觀于今古業瑞蕩於乾坤

駕之出也撞署鼓揚鸞旌煥聖武披宸襟乘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祚而瞰三危起細柳而越棘門擗高牙以總駐芝蓋之森爾迺伏倚天之劍寧落月之弓吹唳則荒裔可倒暗鳴則宇宙生風河漢為之逆流岩阜為之摧容羽旄揚而普天絳獵火照而燕山紅還蚩尤之徒廣飲飛之職宿幽崖羅深澤鞭兩師驅風伯九州之珍禽皆歸置網四隅之奇獸悉落罟獲則

此百里之地豈曰一隅之偏固已陋上林之體制同雲囿之規格南以衡霍為戶北以代恒作闕東東海而為壑稅西深以流液斯誠拳父杖策不能逐其踪而章亥微步無敢窮其域者矣維時華下小臣膺太康之訓誦祈招之詩效子雲獻頌希相如之上書

天子顧而不罪笑而解頤此國家之大計爾無生其焉知乃復凝

聖情以遠慮考得失于終古美至化于黃姚壯成功於大禹取用兵之涿鹿平窮戰之丹浦坐明堂播始和聲政施仁賑窮恤孤天地協德神人昭蘇修文以來士耀

武而止戈然則賦而苑之事宜乎配大雅而登歌

進呈後瀛臺賦 有序

臣某頓首再拜上言臣昔丁酉歲充江南貢士至京師

世祖皇帝召見試瀛臺賦於稠人中拔置第一是時臣
學同焄煖詞章無所無以發揚盛德報家殊遇中心悚
惕抱疚至今今幸獲事戎

皇上伏見

聖駕駐蹕瀛臺我決庶政藐乎祖烈懷有重光臣感
戴新私心忖度謹復謬瀛臺賦一篇語雖粗鄙意實懇
至沐手繕錄恭呈

御覽無任頓越之至

藝掖高臺宸居之雄雙闕天半三山海東洵蓬萊之真
宅為太乙之清宮樓形勝則周環玉河之水運岩壑則
延眺翠微之峰壯九層之瑰麗遙萬戶而玲瓏遠而瞻
之星辰的錄森洪濛近而即之簾櫳蜿蜒連蟠踞凡夫
珍禽奇獸喬柯異卉充牣其中無不載

皇仁之茂育蘇動植而樂餘融美我臺乎非摘華採藻
所得而彷彿形容也細維

先皇締造勤勞以有天府之國過龜駐蹕戎武斯靜正
萬邦制九域撫三辰璧宮職構斯臺為巍々奕々豈徒

快雲物之紛擾侵遊觀之宴適者乎蓋大寶于是乎璽
承庶幾于是乎審勿勵精出治不逞販食前公孫而後
卿尹左詩書石圖籍鑑古今之理亂計

國家之沿革所以為萬世準基創述亦云藉矣我

皇上際重熙累洽之餘冲齡受祿先少舜趙文謀武烈
啟講席而崇師儒開賢閣而羅俊傑屏瑤臺瓊室之娛
片金馬碧鷄之說朝而親之夕而紫之繼離申異綱紀
無缺既塗既履之斯勤攸濟攸予之是悅固已胥天下
為一家延八荒于我園庶幾萬宮節殿可與之頑頑乎
而下此望海通天八風九成卑：乎不足以方軌而並

埒矣當夫天園既起庭燎乍先雲消珠斗月落含琅鵲
人之曉籌罷唱鵲班之播芳起鵲彩扇影于昭容暖爐

照于未央

天子遜玉几而端拱諸臣獻丹宸而助勅斯時也凝神
穆：發言洋洋：如在太廟如臨稷章瞻堂構之依然念
水木之深長繫前謀之翼燕羣景祚于苞桑懷予見而
懷乎聞心拳：其不忘時而饗

天祖格鬼神率父天母地之制修圓丘方澤之文永格
思誠而夙駕龍旂致享而明禋此

先皇于斯臺重尊親也將而會玉帛受於球厚煮土苴

羊之族恒梯山航海之倚賜彤弓而湛樂享鹿鳴而淹
留此

先皇於斯臺大懷柔也若乃爵祿之激揚賢才之去取
弊六計而庶幾披千人而尤舉薰蕕同雜其途薦鶚弗
蒙其羽

先皇論官道士之法斯臺具焉又若國計之盈虛人情
之憂樂車兩稅于度支祿九年于釜餉貨寶勿掩予心
衆孺必關民瘼

先皇節上愛下之政斯臺振焉至如省囹圄之贖詰軍
旅之紀定流平允步伐止齊空貫索於析楊掃妖字於

旌旂皆時務之急也

先皇蒞斯臺而治之於是操然以望惕然而思思夫幽
明未格則設釣臺而大饗賢良未升則築金臺而廣採
涓涓未復則鹿臺之藏可散奢靡未節則露臺之費宜
裁彼駐蘇臺而歌舞登吹臺而徘徊走避風凌雲之鹿
承弔聞鷄戲焉之蒿萊其為聲色玩好之盡惑土木神
仙之荒誕者尚有鑒于前哉顧美：小臣新卑業擲敢
馬卿之摘詞希王褒之操翰憶昔登高賦焉向玉碎而
親獻

先皇謬賞其凌雲數請之而稱善今獲侍承明陪清晏

撫斯非於寸脈託丹忱於矇昧頌

祖德之常在祝

聖政之日新視無形而亦保聽無聲而儼臨調玉燭於
天上躋泰階之昇平匹：臺榭之崇山川之美未敢為
至尊崇舉而繁稱也臣雖主繪天之筆猶能以管窺蠡
測者紀乾坤之轉運頌日月之昭明

進呈璿璣玉樹賦

夫乾苞闢祕氣母於羲皇神策迎長占斗綱於軒后
南正司天之載五緯同躔東隅逐日之年四時成歲乃
肇運天之制爰垂曆象之名邇矣德義愛乎尚矣若其
聖承帝春敬授民時基命夙夜之心效法聰明之德覽
聖後聖共拱一也哉

皇上凝休紫極昭受璿穹上治而協從行下茲以成恭
運珍符露集聚房會井之精景觀雲珠合璧編珠之瑞
猶且卑心不懈奉若加虔推玉律以調八風授靈臺而
占五候呈球乍放不踰分至之司圭表初懸無異陰陽

之景綈宮吹管即應黃鐘嘯谷鳴笳吳頌黑黍此惟清
寧同撰日月合明故仰昊瞻天久在

淵表已裕勅幾觀象不越

反躬而求矣若稽勳華之代首崇平秩之規是有璣衡
用資測驗以之考憲而七政攸齊以之亮工而五辰斯
撫因稱隆于曩昔實契合于今茲敢竭疎庸敬陳斯賦
天德徒行聖功時憲懸象昭回泰階巍煥並明照以升
恒握神機而清晏攬貞觀之同符美勳華之再見璿
象之道型考璣衡之舊撰爾其乾文中列坤贊外包機
緘畢設綱紐斜交既緯之以圓軸又筦之以橫蕭飾噴

珠之玳瑁瑤琨之英瑤輸潔水以自運旋靈樞而不
 挽三里之義而六合莫之外一寸之管而萬象不能消
 其為體也規如彈丸其為用也捷如轉圜其為象也三
 百六十有五度之廣其為數也一百七萬六千里之寬
 黃道赤道界其內南極北極持其端日月迴環于其際
 星辰索帶于其間東遊而蒼龍晨駕西遊而玉露宵溥
 景長而未暇送燠景短而清風戒寒辨晝晚之異候察
 盈縮之殊觀雖渾涵于一氣寔森布于周垣智非同於
 龍瞞情寧号于扣槃彼夫浴下初莽解于爰度測靈憲
 於張衡造銅儀于錢樂承天淳風之改造一行郭公之
 剗作莫不研渺慮于毫厘覃巧思于冥漠法和密于前
 人理終資于先覺縱能析夫天象之生微猶未喻乎
 聖心之所託也蓋璿璣之所託者名玉衡之所窺者形
 形非道之妙名非理之精道則剛健而中正理則元亨
 而利貞是天體之所以宰乎化育而至德之可以合乎
 穆清故乃上瞻峻極仰則高明旁現二曜疏觀列星占
 以五事驗以庶徵以言乎日太陽之精純離之質聖人
 法之以施剛德資升辰以答陽臨形軒而辨色洞萬物於
 幽迥統羣公而祖識燦昭明于四方布輝光于九域以
 言乎月內政之修陰最之協聖人法之以安衆節衡晏

瞻以有時慎糾虔而罔忒致少未以脩形謹後宮而辨
 別起風化于闕離絕燕私于女謁至夫五緯行天日月
 之餘彼連留而伏匿即消息與盈虛雖疾徐之各異及
 次舍之懸殊要觀禋而禳災則唯修德以臨諸即歲星
 之所居占有國之福厚可以義致天下而躋民于仁壽
 曰重輝與攝提于久暫而知享汲貞木德于勾芒折得
 戲而昌後慶感生火威炎斯徵若德昌而還舍天道懽
 而失行即進迫以窺休狂占出入而驗戎兵縱守心而
 犯斗苟有德其奚背彼太白之司兵占金氣于前芒或
 近日而為彗或遠日而為孛察日行以審位出當期而
 國昌或經天而晝見皆可考驗于機祥若辰星之水德
 與太白為主客照然太陰之精蒙孛星與月鉞亦為兵
 而黑為水無則黃而早則白皆一歲而比天以環陽而
 附日至乃填星為土中其之宮名惟地候音則黃鐘披金
 飢與木稼喜土德之居中歲二十八而一周居國久而
 祿是曰三辰亦名七政惟在下者君其和乃在上者彰
 其應近天心之偶違從實人事之多逆順皇：乎不聞亦
 武禱：乎非言而今必敬凜夫旦明若儼承其提命斯
 執順而階平庶幾明而衡正為衆緯之貞蘇作帝王之
 金鏡非甘石之能窺詐義和之足聞繫我

上聖端拱垂旒傲天體之廣運窺明堂而暢幽音怒從
乎風雨刑賞協乎春秋貌言視聽以成飭水火土之
交修肖乾坤易簡之易消皇極欽錫之嘒是故天不愛
夫寶道神永猷以嘉庥德有動而必叶感無美而勿道
定永年之曆數荷帝錫之共球瞻榮光于德水產寔美
於皇州受而華龍叙之器廣卿雲獲旦之誕婉問唐之
茂烈方虞后之徽徽又何假乎玉璫銅渾之製保章馮
桐之倚

懋勤殿秋蘭賦

臣某於七月二十四日入直南書房臣某臣士奇示臣
懋勤殿秋蘭賦二篇竊念蘭微卉爾得到廣夏之間細
辨之側值深宮之餘閒邈

天顏之一笑何其幸也臣又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
步之內必有芳草山椒海澨含英咀奇者何限物猶有
知欣：向榮之情曷能已乎於是廣此意而為賦曰
覽大鈞之播化察卉木之殊類庶土可滋續紛蒼華或
品下而裁榮或質幽而地類惟懷芳兮靈崇斯揚挺兮
呈瑞相彼幽蘭精英淑粹當其萌茁于山陵也靈根所
託不高不卑隱下澤之沮洳厥層嶺之險巖倚翠微之
徑曲綠碧澗之水涵含華吐秀芬敷已披背策施興資
藉映杜蘅與江離夫其抱離離珠應候自若冬索春敷
展茂秋落乃有類同稟異貞安曉萼勾芒升而綢繆始
抽華收柳而珠英分拆衆皆黃落以萎摧此獨流馨而
輝約潔同兮似地德以待時品英芳類協顯而知托依
赤墀入紫闥長結蔭于玉除永抽影于金屋且夫懋勤
之為殿

聖主于是乎寧神端拱怡情典學擲先哲之菁華藻國
書而丹雘綺疏日上芳鉛繁葉：樛櫨風來兮共香漢

漢延載筆之儒臣
褰穆清之淵臺於時
松牖始秋梧宮未
霜蓬潭變彩竹院
生涼蒼苔繁砌瑤
草拂廊綢琅函而
氣爽抽風藻而思
蒼爾乃綺窓之下
鮮凡之芳翠粒綵
帶紫莖綠稜天香
流兮拂幽蘊發兮
揚至如陽暉早曙
露濯清宵窈窕初
警登吟下接蚪窟
晚靜蛛網晝影托
孤芳兮若遠若近
玩貞姿兮載葩載
葩過青裳之薰鬱
然將離之艷妖亭
兮如客河之臣矢
冰心以環列

左右競兮如潔修之士教王蔭以掩映

宸霄彼夫上林之薈蘼離宮之扶荔陵丘蟬聯鼻澤按

裔者不可勝記皆擢置而不陳獨此蘭之繞砌于以見

崇質而弁華尚德而賦藝載培乎素履之林擬採乎悅

成之蒂根深而其膏必沃植厚斯其功弗替宜無綠山

被阿枝藟華歧怨空谷之英採經霜霰之淒其則興康

鹿偕靈蘭草同披空寄生于野人之園或分蔭于山客

之坻雖烟霞之賞愛異崇高之見知臣聞去蕭艾惟虞

亦盡藝蒲蘭常是不榮何難羅三湘之秀翠七澤之英

靈九畹之種空百畹之羣上窮嵯峨之顛下徹清冷之

濱拂之拭之兮咸登

有道聖人之側俾深藏于宣化之園藝禮之延而且林

總芳萬品之翁鬱扶疎兮千世之蔥蒨

葉文敬公集

考

河源考

康熙癸丑三月初六日

皇上命詞臣作河源考於是臣謹纂史籍舊聞以上日自漢飛甍使西域尋河源以為河水發蔥嶺起於關涇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北使訪河源云得之閼廬黎山相傳以為信而元世祖始命其臣都實為招討使佩帑符往求之四越月而得其源於朶甘思之西鄯四山中有水百泓匯為澤若天列宿然即星宿

海也其北在中土西南五四川為湖府之正三千里雲南麗江府西北千餘里實中土山脈所自起而審所訪乃出其西萬里外蓋以當時諸國道路不通迂途以求未免反失之遠矣自星宿東為赤濱河合諸水漸大即黃河也于時水尚清淺又東行加渾濁至朶甘思北鄯有大川匯合益壯大直抵騰乞里所為崑崙者是也自崑崙東北行四千餘里始至蘭州統朔方上郡又東北出境外經受降城東勝等處凡二千餘里始轉而東又南流抵蒲州潼關凡千八百里蓋總計九千餘里始出三門析津歷孟津虎牢而東奔放平陸秦吐諸小水百

數勢益雄壯其來遠而注必大理所固然此河源之大略也蓋古今大山大川南北兩戒其最關係者河水江水而已江之性屬陰洑出岷嶓不過千餘里其深不可涉又多洄瀾其勢緩故江匯漢兼澤湖湘水雖甚險阻而未嘗衝突而出以為人害河之性屬陽躁而好動其源從遠而東北地土厚泉少土又平坦故河當水落增伏時其河身僅與東南諸小水等淺者幾可褰裳而渡及秋水至百川盈峽六七月淫潦西北之水相助為虐瀾漫平壤僅以開封大名魚台徐沛數郡委之無峻險之防其患遂一發而不可制然而自明以前言治河者

不過憂其散漫潰敗侵害民生假令順其自然之性令河迤北與衛河合入海徑便而易達故其為害常小國朝定都燕京踵明之舊藉河利漕勢必防其北行以為漕憂而必逆折之以使其受我控御夫水順導之則易而逆折之則難而又出於必不容已此河之所以屢纂屢決卒無善策以厯

聖明之慮誠不可不計其萬全以為一勞永逸之圖也明丘濬衍義補常採元虞集之言以為西北水利若興則家、自有餘粟而輦下之積貯自壯可以不煩東南轉輸漕既不賴于河則治河之策即可因時制宜別為

利導咸省國家數百萬金錢除萬間又有泰議云淮河

以上一帶大有曠土竟可從河之西仿北河樣別鑿運

河三百里以通漕而此河則別為疏濬順其南北其時

以鳳陽陵寢恐傷地脉而止在于今則似無礙雖其說

未必盡可施行而值此

宵旰之時勞荒之一得亦或稍有可採者故并附

塵
登覽焉謹考

葉文敏公集

論

太極圖論

自易言太極至宋濂溪周氏作為圖說始以無極太極

發明聖蘊紫陽朱氏復為之解於是斯理大顯臣謹論

曰天地之闔闢人物之變著上古下今之轉運不窮際

無極有之推行不礙提一陰陽為之然陽不能自生陰

不能自成有主宰是氣妙合而凝之者當其無聲無臭

無形無色朕兆未剖之中萬象森然靡一不具變化生

息悉從此出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妙此所謂無極而太

極也臣則謂未有天地以前太極在氣化既有天地以

後太極在聖人在氣化者不可見請就在聖人者明之

太極非他即吾生生之心仁而已仁之未發寂然不動機

緘苞圓一渾淪之體仁之既發隨感隨應隨應隨足

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齊家治國平天

下出之無有窮措之無不當是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

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夫至于贊天地之化育而生生之仁始

無遺憾大極之妙全乎一心矣堯舜之如天好生性而

有此仁者也湯武之朕躬有罪毋以爾萬方萬方有罪

在台一人反而有此仁者也其他以後之君莫不好生而得之不好生而失之於仁或離或合具其一端而乎其全體終不能行遺天下而追唐虞三代未始蓋生之理在我則天下共恃以為生生之理不在我則我先不能自生而何以能生天下世之論太極者固于形器之中但知晝夜連更寒暑連運四時行百物生以為氣化使然與已不甚關焉而不知反求諸身卷之不盈一握故之濶乎六合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如是親切而有味故臣之論太極舉一生生之仁而豁然也或問臣曰仁于易為元配亨利貞于圖說為水火土金土太

極者舍四德苞五行而顧欲以一仁蔽之乎臣曰若易與圖說之于仁偏言之也臣之于仁專言之也易之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其循環不已者何物乎圖說之本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其不息不停者又何物乎故曰生生之謂易圖說亦言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生生不窮夫生生之理其在聖人非仁孰足以當之分而名之則仁義禮智信合而名之則一仁仁則仁之愛義則仁之宜禮則仁之敬智則仁之別信則仁之誠實孔子曰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而尚有

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而可以不義不禮不智不信行之乎故聖人有將以吾為仁亦有將以忍為仁有將以生為仁亦有將以殺為仁無非此生生之機餘于不容已時而出之使無滅息已矣極矣以為仁如殺殺其喻最切夫殺之為物能養人則似仁之愛種類各利則似義之宜交生不雜亂則似禮之敬不與衆忤則似智之別春生秋殺不與其時則似信之誠實然是五者若不得理則無以為託程氏獨以種喻仁其即臣所謂生之仁乎其與易圖說所言舍四德苞五行之太極有二乎無二乎或有問臣曰仁為太極是則然矣然朱氏

圖解謂物物各具一太極則太極盡人而具今獨歸諸聖人豈聖人有仁而眾庶無仁乎臣曰吁何說之陋也周氏言之矣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主靜而立人極焉君子備之吉小人悖之凶太極有極人亦有極聖人人倫之至仁本盡人間具而宜極則非聖人不能臣又以為聖人在下位則其仁可以立極而感德大業不能頃刻遍諸天下故又在秉時行道之聖人然而立極之事難言矣雖有聖人不敢廢求仁之功請陳其樂感次惟五一曰樂出獨人主端居法宮念慮未起外不與臣工接內不與婦嬖接此圖所謂無極太極口之時